

皇家藏本

智

囊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智 囊

主 编 夏于全

第二卷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第二卷目录

明智部 剖疑卷七	(1)
汉昭帝	(1)
张 说	(1)
李 泌	(2)
寇 准	(4)
隼不疑	(5)
孔季彦	(6)
张 晋	(6)
杜 杲	(6)
蔡 京	(7)
曹克明	(7)
大 水	(7)
西门豹	(9)
宋 均	(10)
圣 水	(11)
佛 牙	(11)
活 佛	(11)
蔡仙姑	(12)
程 珣	(12)
石佛首	(13)
妒女祠	(13)
张 曷三条	(13)
孔道辅	(15)
戚 贤	(16)
黄 震	(16)
席帽妖 白头老翁	(17)
钱元懿	(18)
梦 虎	(18)
张 田	(19)

隋郎将	(19)
贺 齐	(20)
萧 瑀	(20)
陆贞山	(20)
魏元忠	(21)
鼓 妖	(21)
李忠公	(22)
明智部 经务卷八上	(22)
刘 晏四条	(22)
平 余	(24)
社 仓	(24)
预 备	(26)
周 忱	(26)
樊 莹	(27)
陈霁岩	(28)
平米价二条	(30)
抚流民三条	(31)
耕 牛	(33)
义 船	(33)
李邕侯	(34)
虞 集	(35)
刘大夏	(37)
董搏霄	(38)
刘本道	(38)
苏 轼	(39)
张 需	(40)
李若谷 赵昌言	(41)
屯 牧	(42)
张全义二条	(42)
植桑除罪	(43)
铅铁钱	(43)
钱 引	(44)
益 众	(44)
陶 侃	(44)
苏州堤	(45)

丁晋公	(45)
郑端简公三条	(46)
徐 杲	(48)
贺盛瑞九条	(49)
陈懋仁	(54)
叶石林	(54)
虞允文	(55)
明智部 经务卷八下	(55)
植槐置鼓	(55)
分 将	(56)
徐 阶二条	(56)
习射 习骑	(58)
曹 玮	(59)
虞 诩	(59)
款 虏二条	(61)
安黎峒	(64)
平军民变	(66)
三受降城钓鱼山	(69)
孟 珙	(70)
中兴十策	(71)
李 纲二条	(72)
沈 晦	(72)
汪立信 文天祥	(73)
察智部 总叙	(75)
察智部 得情卷九	(75)
唐御史	(75)
张楚金	(76)
崔思竞	(76)
边郎中	(77)
解思安狱	(78)
欧阳晔	(79)
尹见心	(79)
王 佐	(79)
殷云霁	(80)
周 纘	(80)

高子业	(81)
程 戡	(82)
张 举	(82)
陈 骐	(82)
范 楨	(83)
杨评事	(84)
杨茂清	(84)
郑洛书	(86)
许襄毅公三条	(86)
藏 金	(87)
甘露寺 常住金	(88)
藏 钱	(88)
李若谷	(89)
吕 陶	(89)
裴子云 赵和	(89)
何武 张咏	(91)
奉使者	(91)
张齐贤	(92)
王 罕	(92)
韩 亿	(93)
于文傅	(93)
张三翁	(93)
黄霸 李崇	(94)
宣彦昭范邵	(95)
安重荣 韩彦古	(95)
孙 宝	(96)
杖羊皮 杖蒲团	(96)
傅 琰	(97)
孙主亮	(97)
乐 藹	(98)
李南公	(98)
韩绍宗	(98)
察智部 诘奸卷十	(99)
赵广汉二条	(99)
周文襄	(100)

陈霁岩	(100)
张敞 虞诩	(100)
王世贞三条	(101)
王璫 王阳明	(102)
苏 涣	(103)
范 楨	(103)
总辖察盗	(104)
董行成	(105)
维亭张小舍	(105)
苏无名	(106)
千里急	(108)
京师指挥	(108)
耿叔台	(110)
张 鷟	(110)
李复亨	(110)
向敏中	(111)
钱 藻	(112)
吉安老吏	(112)
周新异政	(113)
吴 复	(113)
彭城王洙	(114)
高潜 杨津	(115)
柳 庆	(115)
刘 宰	(116)
陈 襄	(116)
胡汲仲	(117)
杨 武	(117)
劫 麦	(118)
窃 茄	(118)
盗牛舌	(118)
盗石榴盗樱	(119)
子产严遵	(119)
元 绛	(120)
张 升	(120)
陆 云	(121)

蒋 恒	(121)
杨逢春	(122)
马光祖	(122)
苻 融	(123)
王 明	(123)
范纯仁	(124)
刘宗龟	(125)
郡从事	(126)
徽商狱	(126)
临海令	(127)
王安礼	(128)
母讼子二条	(129)
僧寺求子二条	(129)
鲁永清	(131)
张 骆	(132)
慕容彦超	(132)
韩魏公	(133)
江 点	(133)
胆智部 总叙	(135)
胆智部 威克卷十一	(135)
侯 生	(135)
班 超	(136)
耿 纯	(139)
温 造	(139)
哥舒翰李光弼	(140)
柴克宏	(141)
杨 素	(141)
安禄山	(142)
吕公弼 张咏三条	(142)
黄盖 况钟	(143)
宗威愍	(145)
杨守礼	(147)
苏不韦	(148)
诛恶仆二条	(149)
窦建德	(150)

陈星卿	(151)
李 福	(152)
薛元赏	(152)
罗 点	(153)
胆智部 识断卷十二	(153)
齐桓公	(153)
卫嗣君	(154)
高 洋	(155)
周瑜等三条	(155)
筑大虫嶋堡	(158)
清涧城	(158)
韩 浩	(158)
寇 恂	(159)
刘玺 唐侃	(160)
段秀实 孔鏞	(161)
姜 绾	(164)
文彦博	(165)
陆庄简公	(165)
陆文裕	(166)
韩魏公二条	(167)
吕 端	(167)
辛企李	(168)
王安石	(168)
毛 澄	(168)
祝知府	(169)
术智部 总叙	(170)
术智部 委蛇卷十三	(170)
箕 子	(170)
孔 融	(171)
翟子威	(171)
魏 勃	(172)
叔孙通	(172)
王守仁	(172)
王曾	(173)
周忱 唐顺之	(173)

杨一清	(175)
许武	(176)
廉范	(177)
周新	(177)
陈璿	(178)
王翦等三条	(178)
王戎	(180)
阮嗣宗	(181)
郭德成	(181)
郭崇韬 宋主	(181)
术智部 谬数卷十四	(182)
宋祖	(182)
武王	(183)
散谷 藏谷	(183)
范仲淹	(184)
服紫	(185)
服练	(185)
禁穀击	(185)
东方朔	(186)
留侯	(187)
梁文康	(188)
傅珪	(189)
洪武中老胥	(189)

明智部 剖疑卷七

【原文】讹口如波，俗肠如辘。触目迷津，弥天毒雾。不有明眼，孰为先路？太阳当空，妖魑匿步。集《剖疑》。

【译文】说出的谎言如同波涛，一肚子的坏水像痼疾，犹如漫天毒雾迷蒙双眼；没有明亮的眼睛，怎么知道何去何从？如果太阳当空，妖魔自然却步。

汉昭帝

【原文】昭帝初立，燕王旦怨望谋反。而上官桀忌霍光，因与旦通谋，诈令人为旦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习军官。道上称蹕，擅调益幕府校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俟光出沐日奏之，帝不肯下。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曰：“以燕王发其罪，不敢入。”诏召光入，光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调校尉以来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

【译文】汉昭帝刚刚继位时，燕王刘旦心怀怨恨，图谋叛变。而上官桀妒忌霍光，遂与燕王共谋，诈使别人替燕王上书，说：“霍光去广明总阅见习军官时，以帝王出巡的仪节上路，并擅自增选大将军府的校尉，专权放纵，恐怕有反叛之心。”

上官桀特别挑选在霍光休假回家的日子上奏，但昭帝仍不肯下诏治罪。

霍光知道了，他不敢上殿。

昭帝问道：“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说：“因为燕王纠举他的罪状，不敢上殿。”

昭帝命霍光上殿，霍光脱掉帽冠叩头谢罪。

昭帝说：“将军不必如此，朕知道这份奏章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的？”

皇上说：“将军选校尉以来，不满十天，这些事情燕王怎么会知道？”

当时昭帝年仅十四岁。尚书及左右官员对他的判断力都很震惊，而上书的人果然畏罪逃亡。

张说

【原文】说有材辩，能断大义。景云初，帝谓侍臣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奈何？”左右莫对。说进曰：“此谗人谋动东宫耳。边批：破的。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语塞矣。”帝如其言，议遂息。

【译文】唐朝人张说（洛阳人，字道济）素有才略，大事当前能迅速决断。

唐睿宗景云二年，睿宗对侍臣说：“术士预言，在五天之內会有军队突然入宫，你们说该怎么办？”

左右的人不知怎么回答。

张说进言说：“这一定是奸人想让陛下更换太子的诡计〔一针见血〕，陛下如果让太

子监视国事，则名份确定，奸人的诡计失算了，流言自然消失。”

睿宗照他的话做，谣言果然平息。

李 泌

【原文】德宗贞元中，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骆谷，值霖雨，道路险滑，卫士多亡归。朱泚、叔明子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相与啗臂为盟，更控上马，以至梁州。及还长安，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张延赏知升出入郾国大长公主第，郾国大长公主，肃宗女，适驸马都尉萧升，女为德宗太子妃。密以白上。上谓李泌曰：“郾国已老，升年少，何为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边批：破的。谁为陛下言此？”上曰：“卿勿问，第为朕察之。”泌曰：“必延赏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之隙，且曰：“升承恩顾，典禁兵，延赏无心中伤，而郾国乃太子萧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

或告主淫乱，且厌祷，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责太子。太子请与萧妃离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孝友温仁。”泌曰：“陛下唯一子，边批：急投。奈何欲废之而立侄？”上怒曰：“卿何得间人父子！谁语卿舒王为侄者？”对曰：“陛下自言之。大历初，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其故，陛下言‘昭、靖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孝矣。”上曰：“卿违朕意，何不爱家族耶？”对曰：“臣为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为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为相，不力谏，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以侄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臣始谓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戴之如父，边批：缓步。岂谓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陛下记昔在彭原，建宁何故而诛？”边批：似缓愈切。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潜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宁之故辞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为陛下相，又睹诸事。臣在彭原，承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及临辞乃言之，肃宗亦悔而泣。先帝代宗自建宁死，常怀危惧，边批：引之入港。亦为先帝诵《黄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昔承乾太宗太子屡监国，托附者众，藏甲又多，与宰相候君集。谋反，事觉，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鞠之，事状显白，然后集百官议之。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为冤，臣不胜庆幸。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而思之，陛下必释然知太子无他也。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三人，与臣鞠实，陛下如贞观之法行之，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之子孙也。至于开元之时，武惠妃潜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尝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观其容表，非有蜂目豺声、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尝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何自有异谋乎？彼潜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裹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幸赖陛下语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谋。向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还宫当自审，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则彼皆欲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间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

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泌拜贺，因乞骸骨。

邳候保全广平，及劝德宗和亲回纥，皆显回天之力。独郾国一事，杜患于微，宛转激烈，使猜主不得不信，悍主不得不柔，真万世纳忠之法。

【译文】唐德宗贞元年间，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新政人，一名鲜于叔明）有仇。德宗进入骆谷时，正逢雨季，道路又险又滑，大部分卫士都逃走了。朱泚、李叔明和儿子李升等六人，恐怕有奸人谋害天子，于是互相立誓，护卫圣驾一直到达梁州。

回到长安后，德宗任命六人为禁卫将军，宠幸有加。张延赏知道李升常常进出郾国大长公主（肃宗的女儿嫁给驸马都尉萧升，其女为德宗太子妃）的府第，就秘密告诉德宗。

德宗对李泌说：“大长公主已经老了，而李升还年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泌说：“这一定是有人想动摇太子的地位[一针见血]，是谁对陛下说这些的？”

德宗说：“你不要管是谁说的，只要为朕留意李升的举动就行了。”

李泌说：“一定是延赏说的。”

德宗说：“你怎么知道？”

李泌详细说明张延赏和李叔明的仇怨，又说：“李升承受圣上恩典掌管禁军，延赏无心中伤他，而郾国大公主乃是太子萧妃的母亲。所以想借此陷害他。”

德宗笑着说：“说得极是。”

有人奏告公主淫乱，而且祈祷作法。德宗很生气，将公主幽禁在宫中，且严厉地责备太子（李诵），太子因而请求和萧妃离婚。

德宗召李泌来，把事情告诉他，且说：“舒王（李谿）已经长大，为人温文仁慈而孝顺。”

李泌说：“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投其所急]，怎么会想废儿子而立侄子呢？”

德宗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离间朕和舒王父子，谁说舒王是朕侄子的？”

李泌说：“陛下自己说的。大历初年陛下对微臣说：‘今天我得到好几个儿子。’微臣请问何故，陛下说是昭靖王的几个儿子，先帝命令您收为儿子。如今陛下对亲生的儿子尚且怀疑，对于侄子又怎么不怀疑呢？舒王虽然孝顺，但从今以后，陛下应努力抛开，不要再有这种念头。”

德宗说：“你违背朕的心意，难道不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吗？”

李泌说：“微臣为了爱惜身家性命，所以不敢不尽心，如果怕陛下盛怒而屈从，陛下明天后悔，一定会责怪微臣说：‘我任命你为宰相，你不尽力劝谏。’假使到这种地步，一定会连微臣的儿子一块斩杀。微臣老了，死不足惜，如果微臣的儿子含冤而死，只能以侄子为后嗣[言语痛切]，微臣死后就不能享受他的奉祀了。”

说完，李泌伤心地痛哭起来。

德宗也哭着说：“事情已经如此，朕要怎么做才好呢？”

李泌说：“立太子是大事，更换太子更是大事，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微臣原以为陛下的圣德，就连海外蛮夷，都拥戴您如父亲，哪知陛下连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怀疑。自古以来，父子互相怀疑，没有不使国家灭亡的。陛下可还记得从前在彭原，建宁王（萧宗第三子，名李愬）为何被诛[似缓而愈切]？”

德宗说：“建宁王叔其实是冤枉的，他的死，只因为肃宗性急，而又被中伤得很厉害。”

李泌说：“微臣过去因为建宁王被杀的缘故，辞去官职，发誓不再侍奉天子，今日又

担任陛下宰相,不幸又看到历史重演。臣在彭原,受到无比的恩宠,竟不敢挺身申明建宁王的冤屈,一直到辞官离去时才敢说明。肃宗也后悔得痛哭起来,先帝(代宗)自从建宁王死后,常心怀危疑恐惧[引德宗入宫],微臣也为先帝诵读《黄台瓜辞》(武后的次子章怀太子所作的乐章,为了感悟高宗及武后),以防止小人进谗言。”

德宗说:“这些我都知道。”

这时德宗的神色已稍微安定,说:“贞观、开元时,也都曾换过太子,为什么不会灭亡?”

李泌说:“从前承乾(太宗的太子)多次监督国事,依附他的人很多,又私藏很多兵器,与宰相侯君集(三水人,封潞国公)谋反的事被察觉后,太宗派太子的舅舅长孙无忌(洛阳人,字辅机)和数十位朝中的大臣一再审查,谋反的事迹都很明显,然后集合百官商议。当时还有人进言,希望太宗不失慈父的本心,使太子能保全性命。太宗答应,一起废了太子和魏王泰。”

“陛下既然知道肃宗性急,认为建宁郡王是冤枉的,微臣非常庆幸。希望陛下以此事为前车之鉴,暂缓三天,仔细想想事情的来龙去脉。陛下必然可以发现太子没有异心。如果真有叛逆的迹象,再召集两三名知义理的大臣,与微臣一起勘问事情的真相,陛下如果实行贞观的方法,弃舒王而立皇孙,那么百代以后,统领天下的人还是陛下的子孙[痛切之至]。”

“至于开元时,武惠妃进谗言,害了太子瑛兄弟,全国人都深感冤枉愤怒,这是后代所应警戒的,怎么可以效法呢?而且以前陛下曾命令太子在蓬莱池和微臣见面,微臣观察太子的容貌仪表,并没有凶恶之相,反而担心他过于柔顺仁慈。再者太子从贞元年间以来,曾住在少阳院,就在正殿旁边,没有接近外人、干预外事,从何产生叛逆的谋略呢?”

“那些进谗言的人,用尽各种欺诈的手法,虽然像太子瑛带着兵器入宫(武惠妃假称宫中有贼,请太子入宫捉贼),尚且不可相信,何况只因为妻子的母亲有罪而被连累呢?幸好陛下告诉微臣,微臣敢以宗族的性命来保证太子不懂得谋反。微臣如果是杨素(隋朝人,字处道)、许敬宗(唐朝人,字延族)、李林甫(唐朝人,号月堂)这些人承接圣旨,早已经去找舒王计划立太子、告宗庙的事了。”

德宗说:“我为你延缓到明天,再仔细想一想。”李泌取出笏(大臣见皇帝所持的手版),叩头跪拜而哭着说:“如果是这样,微臣知道陛下父子慈爱孝顺如初。然而陛下回宫后,自己要留意,不要把这件事透露给左右的人,如果透露出去,那些人想在舒王面前立功,太子就很危险了。”

德宗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隔天,德宗命人开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泪流满面,抚着李泌的背说:“没有你一番恳切的话,今天朕后悔都来不及了。太子仁慈孝顺,实在没有异心。”

李泌跪拜道贺,立刻请求辞官归乡。

[梦龙评]李邕侯保全广平太子,以及劝德宗与回纥和亲,都显露出回天的能力。只有郾国公主这件事,在初露征兆时就予以防范,宛转激切,使猜忌的君主不得不相信,强悍的君主不得不柔顺,真是万世采纳忠言的方法。

寇准

【原文】楚王元佐,太宗长子也,因申救廷美不获,遂感心疾,习为残忍;左右微过,辄

弯弓射之。帝屡诲不悛。重阳，帝宴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预，中夜发愤，遂闭媵妾，纵火焚宫。帝怒，欲废之。会寇准通判郢州，得召见。太宗谓曰：“卿试与朕决一事，东宫所为不法，他日必为桀、纣之行。欲废之，则宫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乱。”准曰：“请某月日，令东官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从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事，俟还而示之；废太子，一黄门力耳。”太宗从某策。及东宫出，得淫刑之器，有剜目、挑筋、摘舌等物。还而示之，东宫服罪，遂废之。

搜其宫中，如无不法之事，东宫之位如故矣。不然，亦使心服无冤耳。江充、李林甫，岂可共商此事！

【译文】楚王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因为援救赵廷美（太宗的弟弟）失败，于是得了精神病，性情变得很残忍，身边的人稍有过失，就用箭射死，太宗屡次教训他都不改过。

重阳节那天，太宗宴请诸王。赵元佐借口生病初愈不参加，半夜发怒，把侍妾关闭在宫中，并纵火焚宫。太宗很生气，打算废除他太子的身份。

寇准那时正在郑州担任通判，太宗特别召见他，对他说：“找你来和朕一起商议一件大事，太子所作所为都属不法，将来若登上帝位一定会做出桀纣般的恶行。朕想废掉他，但东宫里有他自己的军队，恐怕会因此引起乱事。”

寇准说：“请皇上在某月某日，命令太子到某地代理皇上祭祀，太子的左右侍从也都命令跟着去。陛下再趁此机会派人去搜查东宫，如果真有不法的证物，等太子回来再当着他的面公布出来，如此罪证确凿，要废太子，只需派个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宣布一下就行了。”

太宗采用他的计策。等太子离去后，果然搜出一些残酷的刑具，包括有挖眼睛、挑筋、割舌等刑具。太子回来后，当场展示出来，太子认罪，于是被废。

【梦龙评】搜查东宫，如果没有不法的事，东宫的地位依旧。不然，也可以让他心服而不觉冤枉，而像江充（汉·邯郸人，字次倩，以巫蛊术诬害太子）、李林甫之类的人，难道可以与他们共同商议这种事吗？

雋不疑

【原文】汉昭帝五年，有男子诣阙，自谓卫太子。诏公卿以下视之，皆莫敢发言。京兆尹雋不疑后至，叱从吏收缚，曰：“卫蒯子出奔，卫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上与霍光闻则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后廷尉验治，坐诬罔，腰斩。

国无二君，此际欲一人心、绝浮议，只合如此断决。其说《春秋》虽不是，然时方推重经术，不断章取义亦不足取信。《公羊》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想当时儒者亦主此论。

【译文】汉昭帝五年，有名男子入宫，自称是卫太子。一些朝中大臣负责去检视，谁也不敢确定。

京兆尹雋不疑最后才到，却立刻命令侍从拿下他，说：“卫蒯（春秋卫人）投奔到宋国，被人送回来，卫辄（蒯的儿子）拒绝接纳，《春秋》认为做得很对。太子得罪先帝，不肯服罪自尽而选择逃亡，今天就算来的真是卫太子，也不过是罪人的身份而已。”

于是直接将此人送入监狱。

昭帝与霍光听了，嘉勉雋不疑说：“公卿大臣，就应该任用饱学经书而又明白大义的

人。”

隽不疑从此为昭帝器重，而这名男子，经廷尉检查，果然是冒牌太子，被处死。

〔梦龙评〕国无二君，想安定人心，杜绝不实的谣言，就应该如此断然处置。隽不疑所提到《春秋》里的说法虽然有问題，但是当时正推崇经学，不断章摘取经书的说法，可能不足以取信于人。《公羊传》里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向卫国的列祖列宗负责，想必当时的儒者也主张这种说法。

孔季彦

【原文】梁人有季母杀其父者，而其子杀之。有司欲当以大逆，孔季彦曰：“昔文姜与弑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谓‘绝不为亲，礼也’。夫绝不为亲，即凡人耳。方之古义，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不当以逆论。”人以为允。

【译文】东汉时有梁人因后母杀死他父亲，他就把后母杀掉了报了父仇。官吏想判决他大逆不孝之罪。

孔季彦说：“从前文姜（春秋鲁桓公的夫人）参与杀害鲁桓公，《春秋》里就把姜氏原来鲁君夫人的名号去除，《左传》记载说：‘这样不把姜氏再当成鲁君夫人的做法，是遵照礼法来的。’既然断绝了姜氏和鲁国公族的姻亲关系，姜氏便成了个普通人而已。因此，这件案子不应以大逆不孝的罪名论处。”大家都认为这样分析是对的。

张 晋

【原文】大司农张晋为刑部时，民有与父异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将入取货。子以为盗也，眈其入，扑杀之；取烛视尸，则父也。吏议子杀父，不宜纵；而实拒盗，不知其为父，又不宜诛，久不能决。晋奋笔曰：“杀贼可恕，不孝当诛。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矣！”竟杀之。

【译文】明朝人大司农（掌管钱谷的官）张晋任职刑部时，有个富人与父亲分居。有一天晚上这富人的父亲翻墙进入他家窃取财物，此人以为是窃盗，遂把他打死了。等拿蜡烛出来一照，才知道杀的是父亲。

承办案件的官吏认为儿子杀父亲，大逆不道，不应有任何宽贷，但实际上官吏也了解，这个富人只是抵抗窃盗，从这个角度来看又罪不至死。于是拖延很久，无法判定。

张晋提笔写道：“杀死窃盗固然可以饶恕，但不孝罪过却该诛杀。儿子这么富有，而让父亲穷困到去做贼，此人的不孝是很明显的〔铁案如此，还有什么话可说？〕。”

最后还是判处死罪。

杜 杲

【原文】六安县人有嬖其妾者，治命与二子均分。二子谓妾无分法，杜杲书其牒曰：“《传》云：‘子从父命’，《律》曰：‘违父教令’是父之言为令也。父令子违，不可以训。然妾守志则可，或去或终，当归二子。”部使者季衍览之，击节曰：“九州三十三县令之最也！”

【译文】宋朝时一名六安县人宠爱侍妾，临终时遗命财产由侍妾与两个儿子均分。两个儿子则认为妾没有分享遗产的道理，一状告进官里。

杜果(邵武人，字子昕)在判决的公文上写着：“古书说：‘儿子应遵从父亲的命令。’法制规定：‘不得违反父亲的教诲与命令。’可见父亲的话就是命令。儿子违反父亲的命令，不可以认为是对的。因此侍妾能守节不再改嫁就可以分得财产；如果侍妾改嫁或去世，财产就归两个儿子所有。”

刑部使者季衍看了，非常赞赏说：

“史书上曾称赞汉朝儒者引用经书来判决讼狱。这里既引用古书，又引用法制，义正辞严，足以使两个儿子心服口服。又说：‘侍妾能守节不再改嫁就可以分得财产；如果侍妾改嫁或去世，财产就归两个儿子所有。’因为侍妾如果改嫁，就断绝原有的亲情了；如果去世，依礼法儿子应该承受遗产。论断如此公正，足以使两个儿子心服口服。”

蔡京

【原文】蔡京在洛。有某氏嫁两家，各有子；后二子皆显达，争迎养其母，成讼。执政不能决，持以白京。京曰：“何难！第问母所欲。”遂一言而定。

【译文】宋朝蔡京在洛阳时，有一名女子曾先后嫁给两家，各生了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地位显达，争着迎接母亲去奉养，争执不下而告到官府。

执政官不能决断，拿来问蔡京。

蔡京说：“这有什么困难？只要问那个母亲想到哪个儿子家去不就好了。”

如此一句话就解决了。

曹克明

【原文】克明有智略，真宗朝累功，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检。既至，蛮酋来献药一器，曰：“此药凡中箭者之敷，创立愈。”克明曰：“何以验之？”曰：“请试鸡犬。”克明曰：“当试以人。”取箭刺酋股而敷以药，酋立死，群酋渐惧而去。

【译文】曹克明(字尧卿)很有才略，宋真宗时，一再立功，升任融、桂等十州巡检。到任后，有一群蛮夷酋长前来奉献一瓶药，说：“这种药，凡是中箭的敷一敷，创伤立刻痊愈。”

曹克明说：“用什么来试验呢？”

酋长说：“请用鸡狗来试验。”

曹克明说：“应当用人来试。”

他就拿箭在酋长大腿上刺了一下，再用药敷。酋长立即死去。其他酋长都惭愧恐惧地离去。

大水

【原文】汉成帝建始中，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